

选自《良宵》

乔 叶

[...]

2

丈夫姓花，是她一个厂里的推销员——已经是前夫了，她还习惯把他当成丈夫。当初找他的时候，母亲不太愿意，先挑剔工作，说推销员没几个本分的，完了又挑剔姓，说：“姓什么不好偏姓花？花不棱登的。将来有了孩子，取个什么名儿好？花灯，花边，花粉，花卷，花砖，花菜，花椒？花柳病？怎么叫都难听。”瞧瞧，连花柳病都谄出来了。她的心已经对花开了花，就不乐意了，顶撞母亲道：“不是还有花云吗？还有花木兰呢。还有花木莲。”

“花云花木兰我知道，那花木莲是哪个？”母亲果然糊涂了。

“花木莲么，是花木兰的姐姐。”她笑了。

要死要活地跟了姓花的，心甘情愿地被他花了，没成想他最终还是应了他的姓，花了心，花花肠子连带着花腔花调，给她弄出了一场又一场的花花事儿。真个是花红柳绿，花拳绣腿，花团锦簇，花枝招展，把她的心裂成了五花八门。起初都是她闹着要离婚，他不肯。到最后一次，他先提了离婚。他一提她就傻了。雷打千遍，要下真雨。她这才知道自己没有雨伞，没有雨衣，连屋顶也是漏的。但她硬生生地赌着一口气，在协议书上签了字。儿子房子都归她，另加三万块钱的存款。他说他净身出户——连厂里的工作都辞了，说去开店做生意。可他们离婚刚刚一个月就听说他又买了房子结了婚，那女人比她小十岁。后来她才拐弯抹角地知道那个女人早就跟上他了，他们结婚的时候，他们的女儿都上幼儿园了。

儿子叫花岩，那个女孩儿该叫什么名字呢？花朵？花瓣？花篮？花蕾？花鼓？没事的时候，她会瞎想。想着想着便会笑自己，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就不错了，还寻思人家。

“喂，你知道么，老八的男人也有人了。”三床说。

“知道。”她昨天就听说了。老八是八床，丈夫是个出租车司机，搭上了个开卫生用品店的女人。

“一个卖卫生纸的，他一个男人家，怎么就和她混到一起了！我说老八，我要是你，就一把火把她的店给点了。都是纸，好烧着呢。把那个小娘子的毛都趁势烧干净！对这些人，不能手软。你就是太软。离什么离？揪住他，别丢，拖也拖死他！”

“那不也拖死了我？”

“傻呀。他找，你不会也找？你就是不找，也得和那个女人当面锣对面鼓地闹一场出出气才是！就这么鸦雀静地离了，我啥时候想想都替你窝囊！”

她笑。是啊，她也觉得自己窝囊。知道丈夫给自己藏了这么多猫腻，她也没有去闹。她对自己说：你就是去闹了又能怎么样呢？能把丈夫铁了的心回回炉熔回来么？当然，也是不会闹，不敢闹。这场拔河比赛，那母女两个赢了他们母子两个。她没分量是自然的，可儿子终归是个儿子呢。能让丈夫狠下心撒开手，可见那女人有多么厉害。

就这么着，她就轻而易举地放过了丈夫和那个女人，直到现在，也没有见过那个女人一面。好事成双，祸不单行，离婚不久，她就下了岗，五万块的包赔费拿到手，她赶紧存到了银行，三年期。利率正好上涨，三年下来，能有好几千的利息。儿子今年才上的高一，三年过去考上大学，这笔钱正好派上用场。没了远虑，还有近忧。五百块的生活费就是吃馒头配萝卜条也不够，亏得她还能打能跳，就使出了浑身解数去挣。儿子一天三顿饭少不了，这三顿饭也把她的时间切成了三截。于是她上午去做钟点工，下午去超市卖菜，晚上来这里搓澡。

放过了别人，她没有放过自己。有一段时间，儿子迷上了网吧，三天两头偷她的钱逃学去上网，她怎么苦口婆心地劝都没有用。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又恨儿子又恨自己，留了遗书，晕着胆子用水果刀割了腕。刚好母亲去给她送饺子馅，把她抢救到了医院。来看她的人最多的就是三个字：“想开些。”母亲也是这三个字。她耳朵都听出茧来了。那天她对母亲嚷：“想开些，想开些，谁不知道想开些？你们告诉我怎么想开些！”母亲不说话了，呜呜地哭。她也呜呜地哭。天知道她是多么想想开些啊。可挨个儿去找碰到这种事的女人们问问，哪个是想想开就能想开的？谁有这个本事？

[...]